

Esquire 2012 秋冬身体使用手册

室内与室外运动、养生方法、食谱及其他建议

时尚先生

Esquire

2012年11月号
总87期

CLINT
EASTWOOD

伊斯特伍德
美国最后
的权威人物

与观念同步
的艺术家
王广义 展望
徐震 汪建伟
隋建国 以及,
他们专为Esquire
而作的作品

旁观者 →
帮助你了解中国的
西方观察家

陈可辛是不是
超级导演?

以至于可以登上
Esquire 封面

健康专题
愤怒、焦虑
惊慌、低落
如何摆脱坏情绪

傅高义谈邓小平
陶喆谈蒋介石
与蒋经国

PLUS

蒋友柏谈他自己

刘香成谈拍摄中国
何伟谈当代中国
变迁, 以及更多

ISSN 1673-2553



9 771673 255127

邮发代号: 46-209 CN11-5369/GO(国内统一刊号) 定价: 20元 港币: 30元

BREAKING THROUGH TIDES

编辑：孙民 采访/文：高宇倩

THE GENTLEMEN RIDING THE WAVES OF CONCEPTUAL ART

逆流而上 与观念同行的 艺术家们

观

念艺术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西方美术流派。

观念艺术标排除传统艺术的造型性，

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并不是由艺术家创造出的物质形态，而是作者的概念

或观念的组合，鼻祖是马塞尔·杜尚。他的小便池彻底颠覆了艺术的定义，

他给艺术家（身份）赋予了一个权利，即艺术家有权利定义什么是艺术。

他说：“我不觉得我做出来的东西将来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意义。

因此，你愿意看，我的艺术就是活着的，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一个作品，你不愿意看，

连 Shit 都不是！”就是这个觉得自己无法影响任何东西的人，扭转了全世界对艺术的想法，

并被誉为是西方艺术史上最精彩的部分；直至今日，在西方的艺术界民意调查之中，

杜尚还是最被推崇的人。在中国，虽然当代文化的环境和以前相比已日渐宽松，

但这些执着与“观念艺术”的个体们仍走得很崎岖，他们有最时尚 / 先锋 / 难懂的观点，

也最饱受社会争议诟病；有牺牲就义的英雄气概，斗士精神，也有孤独的侠客知音难求的无力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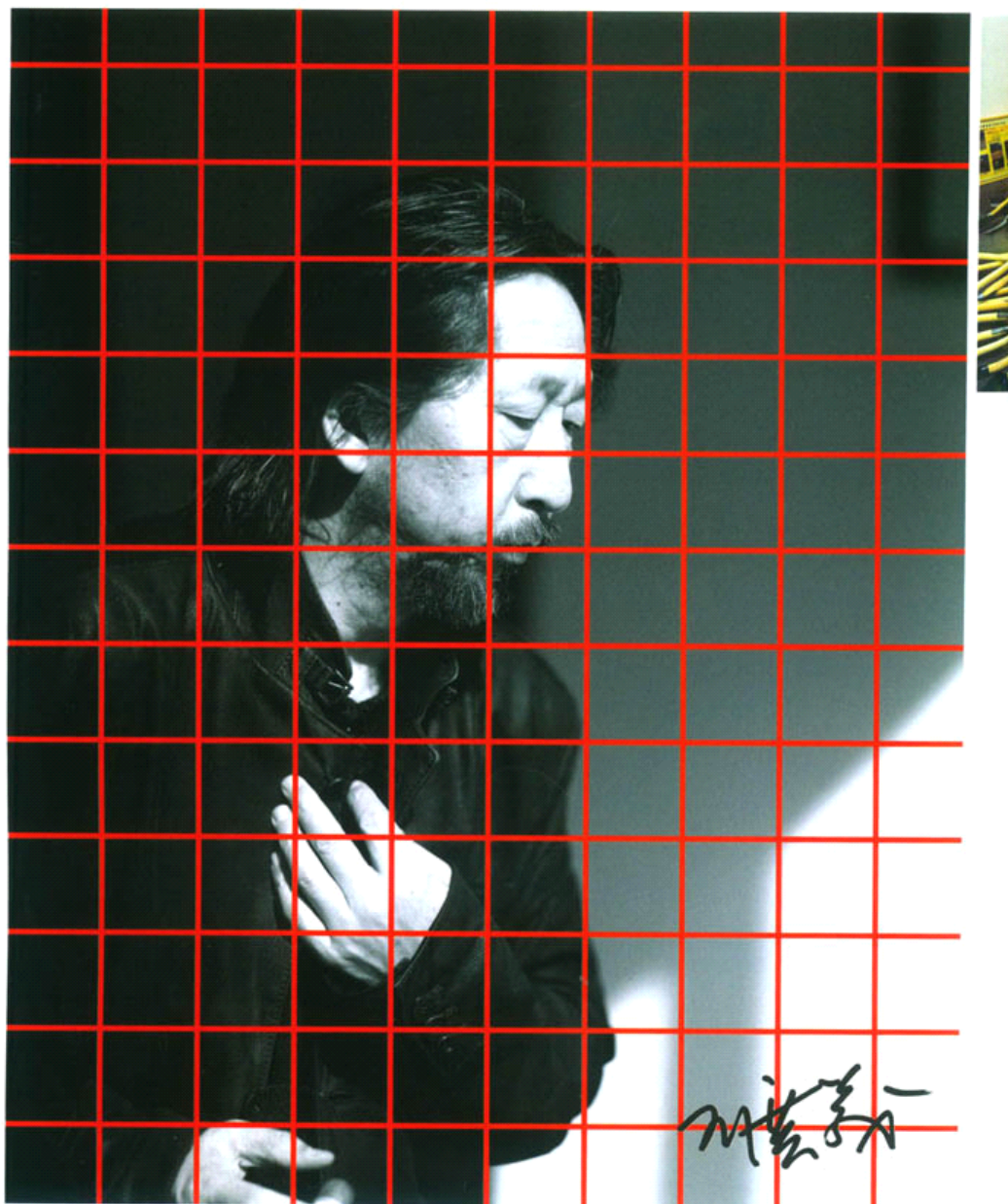
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另类先生”，有如何的男人情怀？他们的观念符合目前的中国吗？

它能真正影响到我们吗？还是在孤芳自赏，隔衫搔痒？在今天这个社会背景下，

我们是不是需要“观念艺术”？同样，这些“艺术家”在这样的状态下能做到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Esquire 和不同年龄层的代表人物共同探讨我们的疑惑，并且邀请

他们为 Esquire 的读者创作一幅“观念自画像”，为我们展现他们眼中的自己。



王广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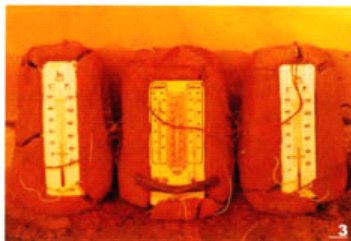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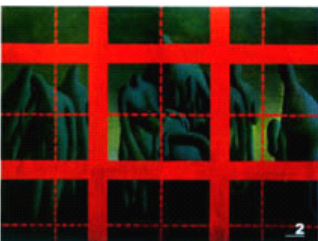
► 生于 1957 年，早年参与创立了“北方艺术群体”并积极投身于 80 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此后他创造的带有波普风格的作品先后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美术馆，1989），第 45 届威尼斯双年展（1993），第 22 届圣保罗双年展（1994），以及和“蜕变与突破：中国新艺术”（美国亚洲协会，1998）等一系列重要展览。他的个人回顾展于 2012 年 10 月正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览。



1.《基础教育》 年代：2001

2.《红色理性——偶像的辩证》 年代：1987

3.《中国与美国的重量与温度比较》 年代：1990



ESQ: 于月在今日美术馆有你的回顾展，你做艺术已经三十年了，你认为在最早做作品的时候和今天对比，有什么不同？譬如你创作艺术的原因和想法有没有改变？

王广义：我想从我个人本身不存在什么改变，唯一不同的是文化情境的改变，而文化情境变了之后，人们对艺术家的看法就变了。我不清楚别的艺术家面对这种文化情境的转换是以怎样的心理状态应对的。通过梳理我的整个历史，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挺保守的人，我有兴趣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古典时期已经存在的问题，包括对于“自在之物”的一种追问。“自在之物”这个词，一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我，我本来以为我慢慢会淡漠，但现在我发现这个词对我的困扰越来越深。

ESQ:“理性”在你的作品里面一直是一条主线，强调创作和个人情感的剥离，这和完全表达个人的艺术家有很大分别。

王广义：是的。我不是很感性的艺术家。有些人可能更愿意以自己内心的感受为出发点，认为自己内心的宇宙无所不包。我倒认为个体的感受挺卑微的，个体的感受只有和我们不能认知的东西相关，它才构成意义，否则个体的事情，对于你个人有意义，但从文化上来讲，你个体是没有意义的。我的作品更多的是思考和探讨公共的问题和价值。

ESQ:我觉得你这一代人，包括你身上还是存在着很多英雄主义情结的，你觉得呢？

王广义：我可能是有的。（笑）

ESQ:这种英雄情结或理想主义情结对你来说重要吗？

王广义：是的，或者说我把它看得比钱重要。对我而言，钱永远是“亚重体”，是第二位的；有，更好，没有也可以，这是我从事艺术的第二动机或者说是第一动机后面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正是这种个人的文化英雄主义，可以说，这是我从事艺术的最本质的原因。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心里真正要的东西，和社会对艺术家的描述，或人们对艺术家的想象，是不同的。对我而言，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永远是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

ESQ:你的艺术市场一直非常活跃，但你又一直向往内心的文

化理想追求，两者的同时存在是否给你内心带来冲突？

王广义：这应该是两个问题。“艺术市场”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替代和描述，它和我作为艺术家，我自己的心理期待，以及我所认为的“艺术是什么”是分离的。两回事。

作为一种职业，艺术确实需要市场，没有市场作品就失去了意义。但当我们把艺术与“市场”这个词相联系起来时，我又觉得挺让艺术下降。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从前，没有“市场”这回事，人们也从不谈“市场”，人们谈艺术家的作品的价值，谈他的思想，虽然是些很虚的话语，但这些话语确实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更接近于人类从事艺术这个行为的价值。今天，我们谈一个艺术家，谈他的作品，当我们描述这个作品的思想价值的同时，我们也描述它的市场价值。在我看来，“市场价值”是一个瓦解的词汇，但这个词确实在发生。而对这些事情，我基本就是这种感觉。

ESQ:这种感觉或者说艺术生态环境的现状会让你感到困惑吗？

王广义：“艺术”这个词现在确实有一些“形而下”的因素。我现在通过和朋友的交谈，和媒体的把握，努力想使“艺术”这个词上升一点，想把艺术拉到一个更形而上的位置。我非常希望艺术和探讨艺术的这些人，应该慢慢恢复一个传统，重建艺术的尊严，我甚至希望你们杂志去拿出一些篇幅来做这些重建工作，来讨论艺术问题，哪怕大家看不懂也无所谓，这样渐渐地人们内心会升起对艺术的敬畏之心，恢复“艺术”这个词的尊严。

ESQ:你觉得你跟艺术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广义：艺术对我而言更像是一种思想方式。

ESQ:平时在创作，在思考的时候，你最关心什么？

王广义：其实作为一个个体，我更有兴趣的是想知道那些模糊而不确定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生活的情况”，“我们思想的形成由什么来引导”等。从近代以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乌托邦理想的国家中，这种信仰的真实性已经不是讨论的话题，因为事实上确实存在这么一个乌托邦梦想的国家。我们从小生活



4.《大胜利——可口可乐》年代：1990 - 1993

在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方式中，这个方式有各种“洗脑”的过程，比如，最典型的是通过宣传画来对我们“洗脑”。从小我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同时我通过我的一些思考方式进行反“洗脑”，最终发展成为今天我这个样子。

同时，在我看来，西方的逻辑是一个“拜物教”逻辑。宗教传统观，基督教对物的崇拜，导致西方今天普遍的这种“拜物教”的模式，甚至通过通俗的新老方式，通过对一个商品、一个物品的设计（如 LOGO 等）来沿用这种拜物教传统。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商品的崇拜，像现在大家对 IPHONE、IPAD 的热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形式是具有线索和逻辑性的，这个线索和他们的基督教传统有关，就来源于那里，掰也掰不掉。其实拜物教的世界和我们的乌托邦世界是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彼此描述的时候是互相妖魔化的。通过简单的口语、宣传文化、学者的描述，两个世界互相被妖魔化。作为艺术家，我是在这样一种拜物教方式和乌托邦方式对我构成很模糊的冲突的状态下被影响着生存和成长，我的艺术就和这些相关，甚至我所有的思想的来源，让我从事艺术重要性的勇气、理由，其实都是这些东西。至于具体的事儿，其实我是谈不清楚的。

ESQ: 你的创作及思考是建立在你对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察下产生的，你有没有考虑到到国外去长期居住？

王广义: 从来没有，这个话题如果往严肃的方向说，就是我认为最难超越的一个价值判断就是基因的不同，致使我对其他物种没兴趣。我可以去旅游，去看，仅此而已。但我心里清楚他们和我完全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最终价值，这个价值具有不可论证的自明性。我感觉我们这个物种很舒服，甚至更极端地说，哪怕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尘土飞扬，对我而言它都是充满魅力的。

ESQ: 中国当代艺术的出路是什么？

王广义: 这些问题都是我特别难回答的。

ESQ: 或者这么说，从个人出发相对理想的状态怎么样？

王广义: 我得归到一个最大的问题说。其实从近现代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处于被影响的位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能更改的。因为近现代历史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导致今天我们谈艺术，谈艺术未来的发展时，不可避免会扯到这些问题上来。一个很不确定的说法是，如果未来中国所有的价值尺度，包括所有的模式，真的能对世界构成影响，那这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艺术方面就更没有问题了。这是一个很虚的话题，但这可能是最本质的。我们说艺术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子，说艺术融入世界，或者说艺术世界化、国际化都是无意义的，这种话就好像承认我们在边缘，那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ESQ: 艺术能改变社会吗？

王广义: 潜移默化是毫无疑问的。艺术家的作

品、言论，通过媒体等各种媒介被了解、被看，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从这一点出发，艺术还是有作用的。但同时，我认为艺术和事实的权力、事实的政治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艺术和事实的政治、事实的权力有关系，那艺术一定是没有价值的。艺术和事实应当是有距离的。

ESQ: 你会有焦虑吗？

王广义: 当然有。我的焦虑更多是一种思想意义上的，精神意义上的；很少是事实性、事件性的焦虑，几乎没有。

我曾讲过，人类的文明很奇怪。如果人类是一棵树，好多枝叶，在近现代，（历史）很偶然地选择了西方这根枝条，所以他们这枝就异常茂盛，而我们这根枝条却很细小。这让我挺困惑的。

我于是常常去思考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物种传播自己思想的方式和他们非常不一样。前人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有来学而无往教”，这其实囊括了我们这个物种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但西方更像是一个背着行囊的“疯狂的行走者”，走到哪说到哪，传教士文化。如果纯粹从一个文化状态上讲我们（东方）毫无疑问是更高的境界，但是它却不是世俗有效的传播方式。在西方看来，如果你认为你思想有价值，那你就背着行囊去传播，所以他们的模式是很事实，很实证的传播方式，这个传播方式很有效，虽然可能它并不是“高”的状态。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我国现在这种（“枝条细小”）的状态。中国好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想开始做这个事情了，但我们的内心很冲突。所以这将是漫长并且不轻松的一个历史过程。

艺术对我而言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